

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

王 叔 岷

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，僅存七卷（雜篇庚桑第二十三，外物第二十六，寓言第二十七，讓王第二十八，說劍第三十，漁父第三十一，天下第三十三）。七卷皆完好。其中佳勝處，岷昔年撰莊子校釋時，悉已收入。惟有數事，尚須申論，庶幾同好之士，益知此七篇之可珍也。

（一）鈔本原本

鈔本來源甚早（說詳後），鈔者無識，每據後出之本妄加改竄，原本之真遂失矣。此極當留意者。

如外物篇：

神能見夢於元君，而不能避余且之罔；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，不能避剗腸之患。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將神下能字改爲龜字，復於龜下右旁補能字。今本竝作『神龜能見夢於元君，』與鈔本改後之本同。但龜字乃衍文，奚侗莊子補註云：『神下不應有龜字，蓋涉上文神龜而行。神與知（鈔本作智，同。）相對，下文：「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，」即分詮此文，藝文類聚夢部、龜部，引此文竝無龜字，可證。』其說是也，劉子新論言苑篇：『知能知人，不能自知；神能衛人，不能自衛。』即本此文，亦以神、知對言，可爲旁證。敦煌唐寫本殘卷（藏巴黎圖書館）亦作『神能見夢於元君，』與鈔本原本同。鈔者妄加改竄，遂失原本之真矣。

魚不畏罔，而畏鵜胡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將胡字塗去，而改爲鵜。鵜胡本單呼鵜（六帖九八引此文即無胡字，劉子新論去情篇同。），以其領下胡大能抒水（詳詩曹風候人正義引陸璣疏。），故

又名鵜胡，則作鵜鵬者非也。唐寫本亦作鵜胡，與鈔本原本同。寫者妄加塗改，遂失原本之真矣。

草木之到植者過半，而不知其然也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到字後補筆作倒。到倒古今字，易到爲倒，遂失原本之真矣。狩野直喜鈔本校勘記，徑出倒字，蓋忽其原本也。

荃者所以在魚也，得魚而忘荃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改荃爲筌。狩野直喜校勘記徑出筌字，且云：『宋刻注疏本，趙諫議本作筌，與鈔本同。』蓋忽其原本也。

漁父篇：

兩容顏適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刪顏字，而於欄上出頰字，下注『或作顏』三字，遂失原本之真矣。

天下篇：

已之太循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刪循字，而於欄下出順字，下注『或作循』三字，遂失原本之真矣。

輪行不踞於地。

鈔本原本如此，後又將行字點去，但據釋文引司馬彪注：『地平輪圓，則輪之所行者跡也。』成玄英疏：『是以輪雖運行，竟不踞於地也。』似所見本竝有行字，與鈔本原本同（今本無行於二字）。狩野直喜校勘記徑略行字，蓋忽其原本也。

（二）鈔本與宋元嘉本

鈔本中已有成疏竄入（如漁父篇：『孔子愀然自竦也曰：請問何謂真也？』『自竦也』三字，乃成疏竄入正文者。），其鈔寫年代，不可塙考，惟其來源，尙略可探索，檢陸德明釋文所引宋元嘉本，常與鈔本暗合。如庚桑篇：

正得秋而萬實成。

釋文本萬實作萬實，云：『元嘉本作萬實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

夫函車之獸，分而離山。

釋文本分作介，云：『介，一本作分，謂分張也。元嘉本同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惟鈔本分字，後又抹去，而改爲介，尙隱約可察，原本之眞幾失矣。

因失吾聞。

釋文本聞作問，云：『元嘉本問作聞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

若有不卽是者，天鈞則之。

釋文本則作敗，云：『敗，或作則。元嘉本作則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

兵莫潛乎志。

釋文本潛作慥，云：『元嘉本作潛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

寓言篇：

如三鵠蚊相過乎前者也。

釋文本『如三鵠蚊』作『如鵠蚊虵』，云：『元嘉本作「如鵠蚊」，無虵字。鈔本三字乃涉上文『三釜三千鍾』而衍，蓋本作『如鵠蚊』，與元嘉本合。後又刪三字，蚊下補虵字。刪三字是也，補虵字（與釋文本合）則失原本之眞矣。』

讓王篇：

七日不食。

釋文本不下有火字，云：『元嘉本無火字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惟鈔本後又於不下右旁補火字，遂失原本之眞矣。

漁父篇：

下以化於齊民。

釋文本無於字，云：『元嘉本作：化於齊民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

天下篇：

寂漠無形。

釋文本寂作芬，云：『元嘉本作寂。』是鈔本與元嘉本合。惟鈔本後又刪寂字，而於欄上出芬字，遂失原本之眞矣。

上舉諸例，咸可證鈔本卽從元嘉本出。惟當留意原本，若爲改竄處所歟，則其來源不可探索矣。

(三) 鈔本與唐寫本

敦煌唐寫本與鈔本可資比勘者，僅巴黎圖書館所藏殘存之外物篇。此篇與鈔本頗爲接近，相同之處甚多，上文論鈔本原本時，已有二例，茲再廣其證。如：

奈何哉，其載焉矜爾！

今本矜上有終字，唐寫本無終字，與鈔本同。

且之匚，得白龜，員五尺。

今本作『得白龜焉，其圓五尺。』（元纂圖互注本，世德堂本，其竝作箕。箕與共同。）唐寫本無焉其二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龜下右旁有焉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七十鑽而無遺筴。

今本七十下有二字，下同。唐寫本無二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十下右旁有二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去小智大智明，去而善而善矣。

今本作『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善而自善矣。』唐寫本與鈔本同。鈔本『大智』上右旁有而字，『善矣』上左旁注：『一本有自字。』皆非原本之舊也。

意其非至知厚得之任與？

今本意作噫，得作德。唐寫本與鈔本同。鈔本意字左旁注：『一本作噫。』得字左旁注德字，皆非原本之舊也。

雖相爲君臣。

今本相下有與字，唐寫本無與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相下右旁有與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故至人不留行焉。

今本故下有曰字，唐寫本無曰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故下右旁有曰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爲且以狝韋之流，觀今之世。

今本無爲字，狝韋下有氏字。唐寫本有爲字，無氏字，與鈔本同。

惟至人能遊於世而不僻。

今本能上有乃字，唐寫本無乃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能上右旁有乃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哽而不止則跡，跡則衆生。

今本兩跡字竝作𡳿，衆下有害字。鈔本上跡字左旁有注云：『女展反，或作𡳿。』是跡字原本作𡳿，鈔者誤爲跡耳。唐寫本與鈔本原本同。

天之穿之也，日夜无降。

今本無也字，唐寫本有也字，與鈔本同。

室无空，則婦姑勃谿。

今本空下有虛字，唐寫本無虛字，與鈔本同。

亦神者不勝也。

今本無也字，唐寫本有也字，與鈔本同。鈔本不下右旁有能字，蓋據後出之本所補也。

草木之到植者過半，而不知其然也。

今本無也字，唐寫本有也字，與鈔本同。

由上所舉諸例，可證唐寫本與鈔本最爲接近。然亦非即同一來源，因其中尙有不同之處也。此不可不辨者。如：

不如兩忘而門其所與。注：門者，門塞之也。

唐寫本（兩字以上闕）門作閉，注同。與作譽，與鈔本異。（今本門亦作閉，與亦作譽，與唐寫本同。惟注無之也二字。釋文：『閉，一本文、注竝作門。』作門，與鈔本同。疑所稱一本，卽元嘉本，蓋鈔本從元嘉本出也。鈔本譽作與，與疑與之誤，與譽古通，禮記射義：『則燕則譽，』注：『譽或爲與，』卽其比。說互詳莊子校釋四。）

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。

唐寫本石師作碩師，與鈔本異。鈔本石字左旁注：『一本作碩，』作碩雖與唐寫本同，但非鈔本之舊也。

然則仄足而塾之。

唐寫本仄作廁，（塾誤塾，）與鈔本異。

背滅可以已沐，老寧可以已遽。

唐寫本背滅作揃滅，老字屬上絕句，與鈔本異。

雖然，若是，勞者之務也。

唐寫本若是下有者字，（者字以下闕。）與鈔本異。鈔本是下左旁注：『一本有者字。』有者字雖與唐寫本同，但非鈔本之舊也。

（四）鈔本天下篇末郭象後語與今本郭象序

鈔本天下篇末有二百二字云：

夫學者尙以成性易知爲德，不以能政異端爲貴也。然莊子閼才命世，誠多英文偉詞，正言若反。故一曲之士，不能暢其弘旨，而妄竄奇說。若闕亦，意脩之首；尾言，遊易，子胥之篇，凡諸巧雜，若此之類，十分有三。或牽之令近；或迂之令誕；或似山海經；或似夢書；或出淮南；或辯形名。而參之高韻，龍蛇並御。且辭氣鄙背，竟無深澳，而徒難知，以因後蒙，令沉滯失乎流，豈所求莊子之意哉！故皆略而不存。今唯哉取其長達致全乎大體者，爲卅三篇者。

太史公曰：莊子者，名周，守蒙縣人也。曾爲漆園史，與魏惠，齊王，楚威王同時者也。

此二百二字，他本無之，最爲可貴。據釋文序錄引郭子玄云：『一曲之才，妄竄奇說，若闕奕，意脩之首；危言，游鳧，子胥之篇，凡諸巧雜，十分有三。』則此二百二字，爲郭象所記，殆可無疑。惜鈔者無識，捥誤特多。狩野直喜校勘記引武內義雄莊子考云：『此文政異端當作攻異端，闕亦當作闕奕，尾言當作危言，遊易當作遊鳧，夢書釋文叙錄作占夢書，鈔本偶脫占字，深澳當作深奧，因後蒙當作困後蒙，失乎流誤衍乎字，今唯哉當作今唯裁，爲卅三篇者，者宜作焉。守蒙縣人也，守當作宋，齊王王上脫宜字。』岷案闕亦不必作闕奕。亦奕古通，猶奕世亦作亦世也。深澳不必作深奧，澳奧古通，詩衛風淇奧，禮大學及左昭二年傳竝作澳，卽其證。失乎流不必衍乎字，疑流上有捥文。又狩野直喜云：『起句「夫學者尙以成性易知爲德，」尙當作當，是猶奕之誤亦。未段魏惠下脫王字，叙錄作魏惠王可證。』岷案尙不必作當，尙當古通，莊子說劍篇：『惛尙何敢言？』陳碧虛關誤引張君房本作當，卽其證。

武內義雄謂此二百二字爲郭象附於書末目錄之序，狩野直喜謂此二百二字爲郭象後語，自述其刊芟莊子輯爲三十三篇之意也。岷謂此二百二字，措辭草率，不似一完

整之序，當是郭象注莊子畢，偶記於篇末者。至其注莊大旨，則篇首之序已盡之矣。

其文云：

夫莊子者，可謂知本矣。故未始藏其狂言。言雖無會，而獨應者也。夫應而非會，則雖當無用；言非事物，則雖高不行。與夫寂然不動，不得已而後起者，固有閒矣。斯可謂知無心者也。夫心無爲，則隨感而應，應隨其時，言唯謹爾。故與化爲體，流萬代而冥物，豈曾設對獨遣，而游談乎方外哉？此其所以不經，而爲百家之冠也。然莊生雖未體之，言則至矣。通天地之統，序萬物之性，達死生之變，而明內聖外王之道，上知造物無物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綽，其旨玄妙，至至之道，融微旨雅，泰然遣放，放而不散。故曰：不知義之所適，猖狂妄行，而蹈其大方。含哺而熙乎澹泊，鼓腹而游乎混芒。至人極乎無親，孝慈終於兼忘，禮樂復乎已能，忠信發乎天光。用其光，則其朴自成，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，而源流深長也。故其長波之所蕩，高風之所扇，暢乎物宜，適乎民願，弘其鄙，解其懸，灑落之功未加，而矜夸所以散。故觀其書，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，涉太虛，而游惚恍之庭矣。雖復貪婪之人，進躁之士，暫而攬其餘芳，味其溢流，仿佛其音影，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，況探其遠情，而玩永年者乎？遂綿邈清遐，去離塵埃，而返冥極者也！

郭象之注莊子，常以冥字會其極，在此序中，已先作啓示。所謂冥者，卽泯然無迹之意。其立論也，重在物之自生自化，物之外無所謂主宰，欸然自爾，各冥其分。序中所謂：『上知造物無物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』二語，實爲全書綱領。如齊物論篇注：『故物各自生，而無所出焉，此天道也。』『故造物者無主，而物各自造。物各自造，而無所待焉，此天地之正也。』在宥篇注：『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，何哉？明生物者無物，而物自生耳。自生耳，非爲生也，又何有爲於已生乎？』知北遊篇注：『誰得先物者乎哉？吾以陰陽爲先物，而陰陽者，卽所謂物耳。誰又先陰陽者乎？吾以自然爲先之，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。吾以至道爲先之矣，而至道者，乃至無也。既以無矣，又奚爲先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？而猶有物無已，明物之自然，非有使然也。』庚桑楚篇注：『死生出入，皆欸然自爾，未有爲之者也。』厥例甚多，皆本此義而發，此郭注所當致意者也。（說互詳拙著郭象莊子注校記序。校記共五卷，三十七年秋交上海

商務印書館，久未印出，稿之存亡，已不可知矣！）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拾遺有云：『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，所謂知莊子之深也。』蓋卽據此序起句『夫莊子者，可謂知本矣』而言，其知重視此序，是也。宋人亦有謂此序非郭象之文者，蓋淺稚之見矣。岷謂欲窺郭象注莊大旨，則當致意前序；欲明郭象刪定莊子爲卅三篇之意，則當致意後語。然後語措辭草率，必郭象偶記於篇末者也。

（五）郭象後語與莊子逸文

昔年收輯莊子逸文，得一百五十餘條，已見莊子校釋附錄一。郭象後語所稱闕亦（同奕），意脩，危言（從釋文序錄），遊鳧，子胥五篇，皆已刪略，其中闕亦，遊鳧二篇之文，今尚有可考者，至足珍貴。茲彙錄於下：

闕奕之隸，與殷翼之孫，遏氏之子，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，共之元天之上。

元天者，其高四見列星。

見文選顏延年侍游蒜山詩注，白帖二，天中記七。此蓋闕亦篇之文也。

游鳧問於雄黃曰：今逐疫出魅，擊鼓呼噪，何也？雄黃曰：昔黔首多疾，黃帝氏立巫咸，教黔首，使之沐浴齊戒，以通九竅；鳴鼓振鐸，以動其心；勞形趨步，以發陰陽之氣；春月毗巷飲酒茹葱，以通五藏。夫擊鼓呼噪，非以逐疫出魅，黔首不知，以爲魅祟也（一作爾）。

見玉燭寶典一，荆楚歲時記注，藝文類聚八二，白帖一，御覽二九、五百三十，路史後紀五、餘論三，記纂淵海二（諸書所引，詳略不一，且有訛脫，隨文補正。），此蓋游鳧篇之文也。

牧馬小童謂黃帝曰：熱艾宛其聚氣。雄黃亦曰：燔金熱艾，以炙其聚氣，令以點爲炙，直取其名。

見玉燭寶典七。此與上文相照，疑亦游鳧篇之文也。

後語所稱『或似山海經』及『或出淮南』之文，亦尚有可考者，茲分別述之。

（1）似山海經者：

一切經音義四五引云：

龍伯國人鉤鼇。

一切經音義八六引云：

鷦鷯巢於蚊睫。

一切經音義九三引云：

夸父與日角走，渴死於北地。

凡此逸文，皆似山海經。又見僞列子湯問篇，列子八篇中鈔襲莊子甚多；莊子逸文賴以保存者亦不少也。

(2) 出於淮南者：

御覽三，記纂淵海五八竝引云：

陽燧見日則燃爲火。

淮南天文篇有此文。

淮南俶眞篇高誘注，列子天瑞篇張湛注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注竝引云：

生乃徭役，死乃休息也。（乃一作爲。）

淮南精神篇有此文。

御覽三六九引云：

盧敖見若士，深目鵞肩。

淮南道應篇有此文。

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，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，白帖九竝引云：

尹需（一作儒）學御三年，而無所得。夜夢受秋駕於其師。明日往朝其師，其師望而謂之曰：吾非獨愛道也，恐子之未可與也，今將教子以秋駕。

淮南道應篇有此文。

事類賦八地部三引云：

老槐生火，久血爲燐，人弗怪也。

淮南汜論篇有此文。

御覽三六四引云：

亡羊而得牛，斷指而得頭。

淮南說山篇有此文。

藝文類聚九一引云：

嫗雞搏狸。

淮南說林篇有此文。

淮南鈔襲莊子至多。類此逸文，彌足珍貴。又如玉燭寶典三，藝文類聚八八，初學記二八並引云：

槐之生也，入季春五日而兔目，十日而鼠耳。
御覽九五四，埤雅十四，爾雅翼十一，記纂淵海九五，事文類聚後集二三，天中記五一，並引淮南亦有此文，『十日而鼠耳』下，更有『更旬而始規，二旬而葉成』二句（困學紀聞十引莊子亦有此二句，不知何據。），此則不惟不見於今本莊子，更不見於今本淮南矣。

○

○

○

上舉五端，鬱積於懷者久矣。常思寫出爲快，苦無閒暇。深宵援筆，乘興疾書，返本探源，析疑發覆，宿願初償，怡然忘倦也！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跋訖，時客臺北。